

曹琦 著

七天七夜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曹琦 著

七天七夜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天七夜 / 曹琦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39-4722-4

I. ①七…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 283051 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朱 立
装帧设计 水 墨
责任印制 朱毅平

七天七夜

曹琦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311 千字
印张 20.25
插页 1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722-4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001	第 一 章
016	第 二 章
045	第 三 章
074	第 四 章
082	第 五 章
108	第 六 章
125	第 七 章
145	第 八 章
152	第 九 章
162	第 十 章
176	第 十 一 章
186	第 十 二 章
205	第 十 三 章
218	第 十 四 章
238	第 十 五 章
253	第 十 六 章
269	第 十 七 章
280	第 十 八 章
312	附 录

第一章

1

1937年11月7日的午后，橘黄色的阳光斜照在嘉兴城南秀美的南湖上，照在南湖西岸的文星桥畔。文星桥俗称哑巴桥，是座跨度较大的三孔石拱桥，建于清同治六年。站在文星桥上，可以看到灵秀葱茏的揽秀园，可以看到车马行人不断的环湖南路。

此刻，有几个人从揽秀园走出来，沿着环湖南路向前走。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长衫、神态沉稳的中年人，他戴着金丝边框的墨镜，手中拿了把湘妃折扇，显得洒脱文雅。环湖南路是一条细沙石铺成的小道，上午刚下过一阵微雨，脚踩在小道上还能挤出少许水珠。中年人谈笑风生，还不时和其他人开开心玩笑。忽然，他用折扇指指漂浮在碧水上若隐若现的湖心小岛，说：“烟雨迷蒙，细柳摇曳，真是一湖好水。抱一，你是嘉兴人，给我们说说这南湖吧。”

李抱一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上前一步笑嘻嘻地说：“老板，这有什么可说的。我从小就在湖边玩，这湖心岛，这烟雨楼，我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上面还有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留下的御诗碑。不过，既然老板爱听，我就班门弄斧了。”

李抱一说到这里，见路面上人渐渐多了，湖畔草地上有打拳卖药的，有玩杂耍的，有卖茶水的，还有在吆喝卖南湖菱和粽子的，便用眼角一扫，示意龙扬明、陈康强等留意警卫，然后说：“老板，这南湖在唐末已经是江南名胜，烟雨楼也有千年的历史。我记得《秀水县志》中记载，吴越广陵王钱元璩筑台鸳湖之畔，以馆宾客。这鸳湖就是如今的南湖。至于烟雨楼的楼名嘛……”

“我想，应该是取自唐杜牧诗句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吧。”

“老板也知道？”

“我是教书匠出身，还能不晓得这杜樊川？”中年人感慨地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如今就只剩下个楼名了。你们看，梁武帝佞佛一辈子，最后饿死在台城，那风流倜傥的乾隆爷，前些年裕陵也被孙殿英盗了，这尸骨还不知道抛在哪里呢。”

中年人说到这里，见路边围着一群人，一面玄黄色的三角旗在人头上微微飘荡，上面有两行字“天师后裔，鬼谷真传”，便加快脚步挤进人群中看。里面坐了一个中年人，打扮得不僧不道不俗，穿了件百衲衣，面前放了张桌子，桌子上横摆了一把尺、一个竹筒，竹筒里面放了一些杂物。中年人正看着，一个青年尼姑慢慢地挤出人群走到桌前，从竹筒里抽出一个“青”字，胆怯地放在算卦人前面。

“测什么事？”

“终身。”

人群中一阵兴奋。算卦人看了会儿，说：“这‘青’字加水为‘清’，不争为‘静’。如今是说清不清，说静不静，出家恐怕不吉利。如果早早打定主意，择良人而嫁，还是有生育的希望。你看这‘青’字，上半截像‘生’字，下半截是‘育’字之底。所以，你要早定主意，切莫自误哟。”

青年尼姑红着脸走了。认得的人说，这个尼姑是附近永福寺的静心小师太，早就有还俗的念头，今日大师指点迷津，也是成人之美了。中年人看得有趣，走上前去。算卦人的瘦脸上浮起笑影，慢慢地说：“看来先生和我是有缘了。”

中年人从竹筒里抽出一个“棋”字，放在桌面上。

算卦人看了会儿，说：“先生是问什么？”

中年人说：“我是做生意的，当然是问买卖如何。”

“先生要问买卖，这可不妙。”算卦人反复端详这个“棋”字，说，“自古以来，棋乃是纷争之物。大凡围棋之子是越下越多，象棋之子是越下越少。现在你抓到的这个字是‘棋’而不是‘琪’，从木不从石，是象棋子，不是围棋子。所以，我说你不但买卖不太妙，恐怕跟你做生意的人也是要日渐凋零了。”

中年人脸色微变，说：“这情况我也知道一点，我是想问日后的情况怎么样。”

算卦人又看了会儿“棋”字，说：“人，大抵是棋盘中的卒子。卒子在本界，一次只能直走一步，如果过了河，就横直都能走。由此看来，你要外出才能名扬天下。不过，这卒子即使过了河，一次也只能走一步，也不会太得志，生意不会做得太大。所以，为前途计，你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比较好。”

中年人仰天哈哈大笑，扭头就走。李抱一走上前，双手抱胸，斜着眼睛看着算卦人，嘲笑说：“你这个装神弄鬼的混混，什么‘天师后裔，鬼谷真传’，你少蒙人，十年前我就认得你，你是王家弄口卖桂花梨膏糖的张三炮。”

算卦人神色惊愕。李抱一将一把铜板咣当扔在桌上，转身挤出人群，几步赶上中年人，把情况讲了。中年人笑了，说：“水至清则无鱼。抱一，人家是江湖人士混口饭吃，你又何必太认真呢？”

前面是南湖渡口了。湖畔恰逢集市，熙熙攘攘，异常热闹，几个穿蓝印花布衣服的小姑娘手臂上挎着竹篮，穿梭在人群中叫卖。

“五芳斋粽子，刚出笼的印花糖糕，要哦？”

“平湖糟蛋，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品尝过的平湖糟蛋！”

“西塘八珍糕，又香又甜又脆，专治小儿积食。”

“西施携李、桐乡姑嫂饼……”

湖畔传来阵阵喝彩声：“好！好！”中年人抬头望去，见平静的湖面上，停泊着一只大船，大船的甲板上，两个身手矫健的汉子，穿戴一红一绿，正在比试拳脚，一个胡须花白的老汉在一边擂鼓助威，船头迎风飘扬着一面红色的大旗，上面绣着两个金黄色的大字：拳船。中年人也是武术行家，便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他看到这两个汉子以短打为主，出拳稳重猛烈，下盘基础扎实，很少用长腿，更没有翻滚腾挪之类的招数，略一思索，便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船拳是用来防御湖匪的，以船为战场，自然不能像在陆地上那样放得开，只能以短打为主。他正看着，龙扬明在一旁笑着说：“老板，可惜我们的生意太忙了，没有时间，否则在南湖边上摆个摊，也能赚他几天饭钱。”

中年人看着龙扬明，揶揄道：“在南湖边上摆个场子，你能干啥？”

“干啥，卖艺呀。”龙扬明兴致勃勃地说，“我练刀，康强打大红拳，抱一嘛可以吹芦笙，老板……你只管收钱，收了钱，就在这南湖边上找个饭馆，咱们大醉一场。”

“就凭你这两下子，也不怕有人踢场子？”

“踢场子，谁敢？”龙扬明豪情万丈，拍拍胸脯说，“就凭咱这刀锋拳法，打遍天下无敌手。”

“吹，吹，当心把嘴吹歪了。”

众人正在说笑，李抱一在中年人耳边轻轻地说：“老板，来人了。”

中年人刚挤出人群，一个中校军衔的年轻人快步走到他跟前，敬礼后，说：“顾师长，我是警卫副官姚金观，总指挥在前面的汽艇上等你。”

顾家齐点点头，一扫刚才的文雅气韵，大步朝渡口走去。这时，身后的李抱一突然“咦”了一声，仿佛在寻找什么。

“怎么了？”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

“你是嘉兴人，熟人自然多，有什么稀奇的。走吧。”

顾家齐头也不回地说着，朝停在渡口的一艘汽艇走去。

2

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湖鸟贴着水面飞快地掠过，叽叽喳喳地欢快地飞向远处。午后的斜阳柔和地洒向湖面，给湖心岛上的烟雨楼抹上了金黄色的光辉。

在离湖心岛不远处的湖面上，停泊着一艘当时还很少见的汽艇。李抱一站立船头，目光警惕地注视水面，不许任何船只靠近。这时，透过帘子，他听到船舱内有一个湖南口音的人在讲话。

“修之老弟，南湖虽然不大，亦颇有景致可玩。乾隆六下江南，每次都到南湖。这湖心岛上，不但有乾隆的御诗碑，有吴镇的竹石碑，彭玉麟的梅花碑，还有苏东坡、黄庭坚、董其昌的字碑。你这次远道而来，按理，我该尽地主之谊，留你游玩几天。可是，不能啊，你得马上走。”说话的是一个方脸阔口的中年军人，佩戴中将军衔领章，他叫刘建绪，是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他看着沉默不语的顾家齐，问：“军委会的电报收到了？”

顾家齐点点头。

“情况确实很严重，前天凌晨，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了，据统帅部分析，日军将出兵松江、青浦，攻击我嘉兴，还有一路日军屯驻在平湖钟埭，从侧翼威胁我淞沪大军。”

“这我知道。总指挥，我不关心统帅部有什么高明的分析，我只关心一二八师的任务，我只关心我的防区在哪里。”

“喝口水，这是桐乡杭白菊，色、香、味、形俱佳，可与西湖龙井媲美，能通肺气、止呃逆、清肝火。我这几天就专门喝杭白菊清火，很有作用。”刘建绪深深地看了顾家齐一眼，说，“你的防区在嘉兴至嘉善一线，现在六十二师四十一团在嘉善枫泾布防。你去了，四十一团接受你的指挥。”

顾家齐听到这里，心中咯噔一下，虽然都是湘军，可那是人家六十二师的部队，自己指挥起来能得心应手吗？但他没有说话，还是静静地听着。刘建绪见顾家齐没有开口，又说：“修之，枫泾是嘉善的前进阵地，嘉善是浙北门户、嘉兴屏障，位置重要呀，你将面对的是B师团，那是日本侵略军的虎狼之师。嘉善如果丢了，嘉兴危矣！这仗就没有法子打了。”

顾家齐狠狠地咬着嘴唇，透过舷窗，看着百米以外的湖心岛没有说话，内心却陡然卷起阵阵巨澜。淞沪会战从8月13日开始，到如今打了快三个月，日军投入了近三十万人马，国民政府也调集了七十万精锐部队，双方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没有想到，11月5日凌晨，十万日军趁漫天大雾，突然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实施大纵深迂回包抄，战局一下子发生了剧变。顾家齐知道，当务之急是要确保嘉兴、苏州通道在我之手，这样才能尽快地将目前还在上海前线浴血奋战的数十万将士后撤到吴福线、锡澄线的国防工事里，那是继续抗战的本钱。他深深了解嘉兴在这场阻击战中的特殊地位。嘉兴处于上海、杭州和南京的三角区域之间，沪杭铁路的中心区域。1932年签订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中规定，沪杭铁路不准运送中国军队。为了加强国防，国民政府又特地修建了从苏州到嘉兴的苏嘉铁路。因此，作为军事委员会设定的沪杭战区的策应枢纽，嘉兴必然是腥风血雨之地，浴血奋战之所。作为军人，他义无反顾，问题是面对强大的B师团，他究竟能扛几天？

面对顾家齐的沉默，刘建绪的内心有些恼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顾家齐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可他明白顾家齐绝不是畏死怯战的汉子，所以，他宁可在沉默中等待顾家齐的回答。果然，顾家齐冷静地说：“总司令，我是在昨天接到开拔命令的。三八二旅的沈团已经出发，七六三团还在途中，师直属部队随我到了嘉兴，三八四旅正从宁波赶过来。这就是一二八师目前的调动情况。我想问，上面的命令是让我们打几天？”

“军委会的命令是必须坚守到12日。”

“12日？”顾家齐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激动地说，“总司令，你不会不知道我一二八师的情况吧。一个两旅四团的丙种师，人数不足六千，缺枪少弹，要我们去打日军的一个主力师团。那是日军B师团，有两万多人呢！平时军委会那些人把我们这些杂牌当垃圾，四个月以前我们还是新编三十四师，开拔途中改编为一二八师，总算给了个正规军的番号，可连一支枪都没有给我们添，尽拿着话骗人哄小孩。现在要用我们了，又将我们当头等主力了。这……军委会那帮人要撸了我这个师长就明说嘛，干吗出阴招，让我的弟兄们去送死？”

刘建绪脸色严厉地看着顾家齐，犹如暴风雨前的阴沉，手死死地抓住杯盖，才没有将杯子劈脸砸过去。顾家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地问：“总指挥，司令部能够给我补充多少枪支弹药？一二八师的战场后勤由谁保障？”

“别看我是总司令，我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补充给你。战场后勤由你自己保障，你不是小孩子，没有人给你当保姆，没有人给你换尿布。混蛋！”刘建绪终于控制不住暴怒的情绪，他是行伍出身，从小兵打起，直到担任集团军总司令，恶仗、险仗不知道打过多少次，是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岂能容忍下属讨价还价。他冷冷地说：“怕死就别当将军。怕死，你立刻从我眼皮底下消失，我换别的部队上去打，部队打光了，老子带警卫营自己上。当军人的，就得有血性，敢在刀头上舔血，敢在老虎口里拔牙。这里是战场，不是你的沅溪学堂。打不打？痛快点，我没有工夫听你说废话。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要是贻误了我的军机，我砍你的脑袋。”

“我打。总司令，不就是一个‘打’字吗，你不用拿军法压我，我懂。我不会上军事法庭的，最后一颗子弹我会留给自己。”顾家齐神色冷静，冷

静得有些异常，缓缓地说，“只是实力相差太大了。你是知道的，我一二八师以轻武器为主，连重机枪、小炮都很少，许多弟兄至今还背着大砍刀；而鬼子呢，武器精良，还有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撑。我有吗？总司令，我死不足惜，我是担心一朝失手，牵动大局呀。”

刘建绪的目光变得缓和，他何尝不知道，说不定现在就是和顾家齐最后一次见面，但他别无选择。作为集团军总司令，他比顾家齐更加了解全局。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以后，攻张堰，陷松隐，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夺取松江、青浦，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一路扑向嘉兴。日军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夺取苏嘉铁路，不但要将淞沪前线的七十万中国军队装进口袋，而且还要为进攻南京开辟前进通道。他也知道，以一二八师的实力，确实不足以与日军B师团抗衡，可除了一二八师，他手里无兵可调。他说：“修之，不是我拿军法压你，此仗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别说是你，我也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知道吗，前阵子，山西的李服膺军长因丢失阵地被执行枪决了。”

顾家齐内心剧烈震动。他明白刘建绪的潜台词，正想说说自己的想法，又听得刘建绪说：“考虑到你的对手实在太强，经我的建议，军委会已经同意，决定将赵毅的一〇九师划归你指挥。”

一语未完，顾家齐脸色陡变，脱口说：“总司令，我不要一〇九师，我宁可拼光一二八师，我也不要一〇九师。”

“为什么？”

“总司令，这道理明摆在那里，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一〇九师原是东北军的班底，和我们湘军素来不和，我指挥得动吗？总司令，我是一二八师的师长，临时指挥四十一团已经很困难，可话又说回来，四十一团毕竟是湘军，大家有袍泽之谊，心是相通的，而一〇九师呢，能和我们同心同德吗？”顾家齐连连摇头，说，“退一步说，这一〇九师是从淞沪前线退下来的，已经是一支被日本人打残的队伍，能有多少战斗力，我能指望他们吗？万一他们在阵前溃退，这责任算谁的？”

刘建绪冷冷地说：“你是前线总指挥，前线溃退，责任当然要你来负。”

顾家齐双手摆动，说：“我指挥一二八师和日寇拼杀，大不了鱼死网破

同归于尽，如果身边放个一〇九师，我还得留个心眼，时时提防他从背后对我下黑手呢！总司令，中原大战的时候，东北军和我们还是友军，那个赵毅就想缴我们的械，下我们的枪，要不是我们警觉，现在还会有一二八师吗？”

“大敌当前，国难深重，扪心自问，你现在还会对一〇九师下黑手吗？”刘建绪知道，顾家齐心里的这个疙瘩很难解开，其实，他心里也有想法。可是，就目前形势而言，要抗击日寇，必须由一二八师和一〇九师联手，才有一线希望，否则，任何一个师单独作战，都没有胜利的可能。同时，两师联手必须以一二八师指挥一〇九师，因为嘉兴是第十集团军的防区，第十集团军由湘军组成，如果由一〇九师指挥一二八师，将会打乱整个指挥系统，且不利于协调左右关系。刘建绪这样做，实在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手中还有机动兵团可以使用，他也不要一〇九师。可就是这个一〇九师也是自己向军委会努力争取来的。他长叹一声，说：“修之，日寇快到枫泾了，说不定这嘉兴城明天就会遭到日军重炮的袭击，可你还纠缠在过去的恩怨情仇中，你这个情绪很让我担心哟。”

“总司令……”

刘建绪没有理睬顾家齐，语气沉痛地说：“你说得不错，以前不论是湘军、川军、粤军、桂军、晋军，还是东北军、西北军，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哪个不是相互之间钩心斗角，打个你死我活？就是和中央军也常常是兵戎相见，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可结果呢，打到后来日本兵进来了，东三省丢了，华北丢了，现在上海又要丢了。修之，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人家共产党呢，为了民族存亡，不计私利，你怎么就放不下呢？”

“总司令，我不是放不下，我是担心啊。再说，那赵毅以前是个中将军长，名声在外，能服从我这个少将的指挥？”

“你呀！”

刘建绪淡淡一笑，正要说话，湖面上飘来一阵曲声。

“霎时雨过琴丝润，银叶龙香烬。此时风物正愁人，怕到黄昏，忽地又黄昏……”

刘建绪透过窗户朝外看，见一艘金碧辉煌的大船向这里划过来，到了

嘴边的话就又咽了回去。

3

这只大船分为两层，底层以雕花漆板做护栏，显得富丽堂皇，船头有两个撑竹篙的青年汉子；上层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戏台，朱漆护栏。两侧门道处分别写了“出神”“入化”四个大字，左右两旁竖着旗幡，左幡写着“台上有真疑作假”，右幡写着“戏中无假不成真”。竹篙在绿水中灵巧地划动，大船在湖面上缓缓前移，就像一座楼房在琉璃上滑行。随着锣鼓笙箫的渐渐临近，湖上其他的船只纷纷靠拢过来，有些游客从舱内探出身体指指点点，相互告知说：“卞家班来了。瞧，那不是卞老板卞四斤？”

在万众瞩目下，卞四斤站在船头朝大家拱手致意，然后身手矫捷地跳上一条小船。小船朝汽艇划去，卞四斤高声说：“卞家班班主恭请总司令点戏，与民同乐。”

小船离汽艇尚远，声音贴着水面传过来，仿佛就在刘建绪的耳边。刘建绪从内心佩服卞四斤的好内功。他知道，说是请自己点戏，一是表示尊崇，二是要包银，这也是江湖规矩。他走出船舱，见卞四斤三十多岁，精神抖擞，落落大方，脸上含着微笑，心中就有几分好感。他扭头对顾家齐说：“这是大名鼎鼎的卞老板，在上海时，梅兰芳还和他搭过戏。在这里能看到卞家戏，你是有眼福了。你是客，来，你先点一出。”

卞四斤身后的管家跳上汽艇，恭恭敬敬地将戏单递给李抱一。顾家齐心中有事，原不想看戏，推辞说：“总司令，我不懂戏，还是你来点吧。”

“也好。”刘建绪从李抱一手中接过戏单看看，在一出剧目上画了圈，说：“那我就点一出《王佐断臂》吧。”

李抱一将戏单交还给管家，又递上一封银圆，内有二十个大洋。管家道谢后正要离去，忽然又转身说：“恕我眼拙，你是神道弄的李文琪吧？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是那模样，一点没有变。”

李抱一大喜过望，说：“老伯，你认识我家？我爸爸妈妈可好，我妹妹好吗？”

管家叹气说：“你爸爸已经不在，听说你妹妹也不在了，只有你妈还好。哦，你老婆还在家里等着你，你快回去看看吧。”

管家作个揖，转身跳下船走了。李抱一挨了当头一棒，呆呆地站在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顾家齐狠狠地瞪了一眼，转身进了舱内。他想了一会儿，说：“总司令，军令如山，我这就去嘉善。没有你的后撤命令，谁敢后退半步，我一定砍下他的脑袋。在12日太阳下山之前，我死也不会让日寇越过嘉善半步，除非日寇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刘建绪见顾家齐说到一个“死”字，宽慰之余内心有些不快，虽然打仗是要死人的，可任何人都忌讳这个“死”字，军人在战前也一样不愿意谈这个“死”字。他看着顾家齐，语重心长地说：“修之，我知道你还在为一〇九师纠结，可话又说回来，一〇九师毕竟是中国军队，东北儿郎离乡背井、妻离子散，他们的国仇家恨更重于我们。我想，只要大家以国事为重，精诚团结，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顾家齐见总司令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也知道刘建绪无兵无饷的难处，再想到东北军不但身负国仇家恨，而且因不抵抗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如今就是为了雪耻，也会奋力一搏，应该不会与我一二八师为难，于是不再就这个话题说下去。他沉吟了一会儿，坦率地说：“老师，我没有和日军打过仗，不了解日寇的战法，可否指点一二？”

刘建绪笑了，说：“修之，我和你一样，也没有和日寇交过手，没有切身体会，谈不出什么。但我以为，兵者，以气势为先，士气要旺，一定要在气势上压倒日军，两军相逢勇者胜，这仗就胜了三成。哦，一〇九师和日军打过交道，赵毅还到日本留过学，要说经验之谈，你们可以好好谈谈。”

顾家齐本不想谈一〇九师，没想到刘建绪绕个弯子又回来了，不由得笑了。这时，对面的戏船上传来王佐慷慨苍凉的唱腔。

“听樵楼打初更玉兔东上，
为国家，秉忠心，
食君禄，报王恩，
昼夜奔忙。”

顾家齐虽然不熟悉京剧，但觉得曲调高亢、激昂、悲壮，颇有燕赵悲歌之韵，一时也入了神。再看看刘建绪，也是闭目微寐，手指和着节拍敲打桌面，似乎进入了戏境。想到戏船上那对“台上有真疑作假，戏中无假不成真”的旗帜，顾家齐不觉一阵好笑，继续听下去。

“想当年在洞庭逍遥放荡，
到如今食君禄未报宋王。
岳大哥他待我手足一样，
我王佐无功劳怎受荣光。
今夜晚思一计番营去闯，
留一个美（呀）名儿万载传扬。”

顾家齐听到这里，不由得悚然一惊，明白了刘建绪的良苦用心，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子，甜酸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眼睛顿时湿润了。顾家齐原是湘西陈渠珍的部下，以前不仅参与军阀间的你争我斗，而且与中央军也是矛盾重重。如今虽然接受改编，列入了国民政府的正规部队，可是在别人眼中依旧是“洞庭巨寇”。戏中的王佐也是“想当年在洞庭逍遥放荡”，后来归顺了朝廷，不惜断臂保国。自己和他的处境也差不多。刘建绪点《王佐断臂》，意在规劝自己不计前嫌，和一〇九师共赴国难。想到这里，顾家齐内心感到惭愧，站起来，说：“多谢老师教诲，家齐乃堂堂中国男儿，决不敢以私废公。古人都能唱《将相和》，难道我顾家齐就不能唱好《抗金兵》？大丈夫宁死阵前，决不上军事法庭。我这就去嘉善，与一〇九师共商如何抗击日寇。老师放心，只要家齐在，日寇休想过嘉善。”

刘建绪欣慰地点点头。顾家齐是他在湘西军官团担任班主任时的学生。他发现顾家齐平时话不多，作战异常勇猛，而且在军事沙盘推演中，常常能出人意料，就认定此人将来必有大用。现在，他见顾家齐态度真诚、坚决，心里很欣慰，说：“修之，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乃我辈之天职，其他话我就不说了，临别前只叮嘱一件事。”

顾家齐说：“请老师指示。”

“一定要严防密探奸细。”刘建绪神色愤怒地说，“从八月起，不仅仅是嘉兴县城，桐乡、平湖、海盐、海宁和嘉善的城关镇也都遭到日机的轰炸，一些重要目标被摧毁，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密探奸细。前几天，嘉兴又枪毙了四个汉奸，有男有女。这些人施放毒药、破坏交通、侦察军情，真是罪大恶极。有情报表明，这次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事前也有汉奸帮助勘察地形。”

刘建绪说到这里，突然站起来，神色严肃地说：“修之，我们下船。金

观，快，命令汽艇马上靠岸。”

顾家齐见刘建绪突然神色大变，忙问：“总司令，发生什么事情了？”

刘建绪没有回答。汽艇靠岸，众人下船。刘建绪先让姚金观向湖面发出疏散信号，然后一行人沿着环湖西路向北走。刘建绪见顾家齐面有疑色，说：“修之，我在南湖汽艇上，只有司令部的几个人知道，卞家班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有人在刺探我的行踪。我怀疑在这看戏的人群中有奸细，我一点戏，目标就被锁定了。”

刘建绪说到这里，北面临县城的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声，警报声由低而高，由远而近，像飓风似的席卷过来，在湖畔的人群中引起阵阵骚动。

云层下，钻出了两架铅灰色的飞机。

4

在宽阔的湖面上，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两架铅灰色的飞机环绕一周，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这些天，人们已经习惯了日机的飞临，心中早已消除了当初的恐惧感。一些胆子大的市民还站在湖畔，朝空中指指点点，猜测这日军飞机究竟想干什么。这时，他们看到飞机的肚皮下落下了两个黑乎乎的圆柱体。

“不好了，鬼子扔炸弹了！”

“快跑，要死人了！”

在一片惊叫声中，一个炸弹落下来，击中了戏船的前舱，不料是个哑弹，将船体砸出个大洞。卞四斤正在庆幸，忽觉得船体猛烈晃动，只听得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戏船解体，色彩斑斓的戏台、朱漆护栏纷纷成了碎片，自己站立不稳掉进了湖里。还有一个炸弹落在湖中爆炸，冲击波激起巨大的水柱，两只来不及靠岸的小船被浪打翻，人在水中拼命挣扎，发出绝望的尖叫声。

飞机打个转，飞走了。湖畔一片凄惨的哭声。十几只小船划向湖中，开始打捞落水人。刘建绪蹲在柳荫下，气得脸色发青，可是手中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枪都没有，面对日机的肆虐，也是无可奈何。他看到日机的两颗炸弹都是投向湖面，都是投向船只，心中明白这日机是冲自己来的，那些受伤的人是替自己挨的炸。他吩咐副官姚金观赶紧拿些银圆到湖边去，对

受伤人员根据伤势轻重情况发放银圆，遇到死亡的就多发几块。经过一阵忙碌的打捞，总算把落水人都救上了岸。有两人被炸死，十几人受伤，其中有一个伤在肚子上，肠子也流了出来。大家赶紧将受伤的人送医院救治。忙完这些，刘建绪正要离开，又接到两个坏消息。一是日机炸了火车站，火车站的值班室、天桥和一个月台被炸毁，幸好乘客已经疏散，只有值班室一人受伤，可是电话线、信号线严重受损，现在正在抢修，日机还轰炸了县城，多处民房起火；另一个消息是永孚钱庄被劫，一伙蒙面人闯入王家弄的永孚钱庄，老板在劫匪的双枪下，战战兢兢地拿出了三千银圆。那些人扬长而去，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在钱庄的白墙上画了朵梅花，表明此人是双枪黄伯梅。

“怎么又是双枪黄伯梅？这双枪黄伯梅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刘建绪恼火地说，“我来嘉兴才四天，就接到黄伯梅犯的案子六七件，有伤人的，有绑票的，有偷盗的，现在又冒出个抢钱庄的。有的说黄伯梅是男的，有的说黄伯梅是女的，真把人给搞糊涂了。”

“总司令，黄伯梅应该是个女的。”

“为什么？”

“从名字上看，应该是个女的。只有女的喜欢‘花’呀、‘梅’啊这类字眼。哪有男人用‘梅’字的。”

“非也，非也，自古以来，英雄豪杰中喜爱梅花者大有人在，李太白、陶渊明、苏东坡、辛弃疾、陆放翁都有咏梅诗作，难道他们也是女的？元代嘉兴画家吴镇还自号梅花道人、梅道人，难道也是女的？依我看，这个黄伯梅肯定是个男的，只是喜欢故弄玄虚罢了。”

“什么男的女的，不就是个惯匪吗？”刘建绪越听越心烦，冷笑说，“抗战期间，凡破坏社会治安者，一律以助敌汉奸论处。这个黄伯梅在日机轰炸期间实施抢劫，破坏政府法令，抢夺民众财产，其行为的性质与汉奸无异。传我的命令，凡遇见黄伯梅，杀无赦。”

刘建绪说到这里，就听得湖畔有人在无限愤怒地唱戏。

“未开言不由我这牙根咬恨，

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臣。

你祖先食君禄你应该把忠尽，